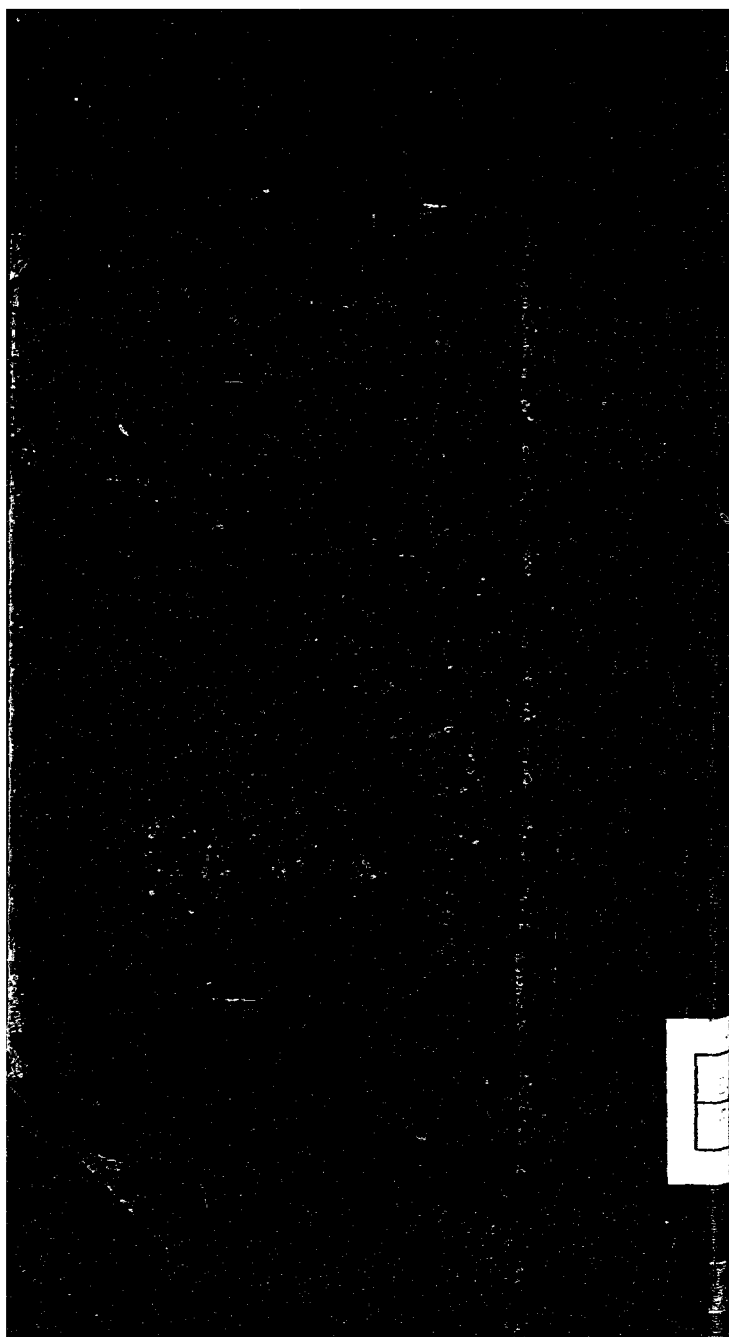




月夜



To

My Fiammetta



3 0407 5047 7

.....

THE DAISY, BY THE
SHADOW THAT IT CASTS,
PROTECTS THE LING-
ERING DEW-DROP FROM
THE SUN.

.....WILLIAM

WORDSWORTH.....

34.8
657.7

目錄

月夜	一
剎那間的起伏	五
賀君新居	九
樂園中的一日	十
『上帝容我祈禱嗎』	十五
鶯哥兒	二十一
『燕幼平』	四十二

『喂你怎麼呢』……………四十七

惘然

(一) 你早點來……………四十九

(二) 售票處的門已經關了……………五十二

(三) 『我也要跟去』……………五十四

(四) 我……………五十八

(五) 你那弟兄有三倍的榮幸……………五十九

(六) 我的覆信……………六十二

(七)	簾櫳底下.....	六十三
(八)	『我傾終身向你頌禮』.....	六十六
(九)	小孩子般的.....	六十九
(十)	噯！吾愛.....	七十二
(十一)	惶恐.....	七十四
(十二)	『兩地誰夢誰』.....	七十六
(十三)	願意這段是空白.....	七十八
(十四)	懺悔.....	七十九

(十五)	我們原是一個	八十二
(十六)	巧？	八十五
(十七)	『只有歸時好』	八十九
	跋	九十二
	致 Aki	九十七
	許是夢裏	一
	他的來信	八

月夜

不能很分明的記得是那一天了，但這一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而且這是我生在世上一樣的真實。只因爲都願意伴着在路上走，狂風和黑暗，便倍增了我們的勇氣。其實當我們開始行路時那殘缺的月還沒有掛在空
中咧——也許已經被烏雲遮蔽了。

橫暴的風雖夾着泥沙來防止我們開口，我們却仍是不斷的說，且語句的數目比步履的數目要多。伊問我：

『冷不？』嗎？』我也同樣的問伊，彼此的答案都說是『不』！

※ ※ ※ ※ ※

忽然伊要跌倒了，這雖由於道路的崎嶇，却也因爲我們談笑忘情的緣故。在我扶住了伊之後，我們都發生了最大的恐懼；伊笑着說：『不要緊』，我也向伊笑了。但總不能立時止住我心房的戰慄。於是我們以後都留神路上的石子，有時伊還朝我微笑。

從深藍的繪雲幕裏，露出殘缺之月的面來，顏色是朦朧的；不是中秋，我又何敢苛求呢？伊却說這是伊命運的象徵，我一句話也不能答復，而且我知道伊所要的決不是我的淚。

路旁的一隻瘋狗，立在我们的背後狂吠，伊微微地扯着我的衣角很快地走，狗也就悄然了，起初我還以為狗是要去吞月的。

快走了幾步，却少說了幾句，彼此的目的地已經很沉肅的現在我們面前，伊和我纔嫌路短。殘缺而將要闢的月吐出光來，似乎要使光明的程度越過伊的可能；但這是伊命運的象徵，伊此時所要的，又何嘗就是我的笑呢！

救主呀！你肯許我也釘在十字架上嗎？——淚和笑都是人所不要的，我只是還沒有被釘死。

剎那間的起伏

誰說我不願意時刻的見伊呢？只因爲慘酷的『別』來作我們每次見面的收場，自然在未見以前所愁的就是『別』。而且我深信：當伊在我心裡時，時間便停着不動；倘若伊在我眼前，時間就飛也似的去叫出慘酷的『別』來催促我們分離了！

在將要分離的一瞬間，彼此都低了頭沉默着，似乎是一立在一間四圍都是深灰色的屋中，且都無力舉起眼皮

來看看誰的眼，就是伊手中的手帕因為不去弄他也靜靜的垂着。然而即合是這樣的境地，時間還是不許我們留戀。

記得我和伊並着肩，一壁走着，一壁低聲的說。人們見了我們就和宿鳥被驚似的；雖然我不知道這是羨是妒？但總覺得無論老年少年或中年的人們，見了以後都會引起他們對於過去將來或者現在的回憶與期望的。然而人們又何嘗想到我們是就要別離的呢！

記得我和 P 君說那夜和柏峰星甫等看月的情形：「我們息了電燈，去了窗窺月，月也從疏樓櫺的柏樹枅間來偷看我們，不過我們又看見了倒映在地上的樹影……」，P 君聽了這話就撇了嘴而且「噫」了一聲，似乎是爲了什麼而可惜。不過我想他是應該知道我這一回是沒有愁或者恨時間的殘忍的。但我的確看見在這夜的月中除常有的一切以外，還有別的影子，這似乎在當時我就和峯君說起，雖然其中的奧秘我還不能了解，可是已

經深深的領略了。

伊第二日的來信中說：『昨夜我和大夫踏月……』我也似乎得到安慰。

誰說我不願意時刻的見伊呢？只因爲……

賀王君新居

我該拿什麼來賀你的新居呢？

倘若一切的所有，

能當作我致獻於你的禮物，

能洩漏了我心中所蓄的少許，

却已經靠你我以外的了！

能致獻於你的：

還是讓你去體會吧。

樂園中的一日

平日爲了我的緣故時常累伊煩惱，但是伊總以笑聲遮住了伊的淚，引的我也笑了爲止。有時在談笑間我呃了伊，伊也只是含着笑說：『你，你——你呀！』除微微地看我一眼以外，就連指頭也不忍在我額際輕輕地點一下的——或者舉起手來立時就縮回去了。

朋友們都已經猜到我們這一日是在那裏，然而都沒

有來尋我們；我們呢——有時也說起他們，却並不由於感到寂寞。惹人憎惡的塵沙，連日被風吹的更使人感到厭煩：恰好在這一日的前夜，澄清的月，和暖的風，都把好日子將於明天開始的喜信來預告我們。從此時起，歡樂的祥雲已經緊緊地擁住我和伊。

『……不盼望有很多的生人在我們四週，但在長遠的甬道上，當我們走路感到冷靜時，能聽到從遠處來的足

音也是有趣的。『我和伊這樣的說而且走着。屢次我問伊，伊總笑嘻嘻地不肯說『疲倦』，然在我們的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到小山腳下一條小河的岸邊。自然這就是不疲倦也要坐下的了。』

看見伊和我並肩坐着的只有掛在空中的月；伊起初捧着一張兩隻小鳥在玫瑰花上盤旋的畫像看，但也有轉過頭來含着笑看我的時候。許是因爲歡樂充滿了我們的心，伊和我都沉默着不及說話，然也有時因爲彼此的目

光相逢而微笑。過了瞬間，不知怎的我的頭便不自主的到了伊的胸前；此時只聽得深藏在伊懷裏和擊鼓似的突突地心的跳躍聲，而種在我心田中的未開的花也被這聲息催促的在瞬息間怒放了。我不敢抬起頭來看看伊此時的面龐是否和平日含羞時那樣的紅，却覺到伊那溫柔的手已經貼在我肩上，我正想尋一句話來說——就是低低地叫伊一聲也好；但是被那不識趣的宿鳥的啼聲把我驚起。於是伊抬起了落在地上的那張畫。馴良的小鳥依舊

在玫瑰花上盤旋着，但是我們的幅圖畫，却於不留神間被月兒就見了倒映在水中的我們的影了。

甜蜜的夢在這幾日來沒有離開過我們，宇宙從這一起也開始有了我了；深刻的印象誰會忘呢？可是當回憶時就覺得……。還記得後來：伊和我在藤蘿棚底下散步，無意中又說起了這一日，伊仍舊是低了頭含着笑說：

『你，你——你呀！』

『上帝容我祈禱嗎……』

伊病了有兩禮拜，兩禮拜以來恐怖與不安使主宰了

我——不但是我，並且主宰了伊和我的朋友。

※ ※ ※

據醫士說：『伊的病只是中了暑。』但是下醫士是治好過我的頭痛的，（醫士是治好過許多人的重病而承人介紹來的，怎麼到了治伊時偏偏低降了技術而使受這久的磨折呢！

我漸漸的看見伊紅潤的臉色，變成了蒼白，青筋和骨頭一天一天的從伊皮膚上突出。起初伊還能用兩手按了胸口喘着氣和我說，『我不難過』；幾天之後，雖仍聽到『我不難過』的話。然而口音由細微而變成枯裂了。這些印象只不過與我以不寧，使我不忍回想的，是當夕陽斜照時，伊和惠迪去離地平面約二三尺高的堤上互相的奔跳和歡呼呵！

夜夢：即令平日睡眠很遲的鄰居已經睡有兩三小時

，我無法來使我的心寧靜，只想：倘若能從鄰屋中送來一聲不論是誰的鼾聲，我就可以決定除我以外的人都已經安睡，但總不會聽到。這只好取決於我的命運，然而我的命運又是何等的_{不幸}。後來知道在好幾夜的四點以前，伊也和我一樣的在病榻上等人的鼾聲。

終於在無意中訪到了T醫士，他也說是由於中暑。以後就從他拿着一個半元的貨幣的手底下，看見在伊慘白而且羸弱的身上，隨着手動的上下，浮出赭色的痕來

。T君說：『經這手術以後，人就可以和雨後的晴天那樣子了。』我只見伊那疲乏的雙手緊握着衣角，齒牙磨的作響，雖不會聽到伊親口說『我不難過』的話，但看了伊額際的汗珠，我已經感到伊連這話也不及和我說的痛苦。于是我就橫着心在伊臂間替醫生來刮，但總顯不出來緒痕，於是醫生自己再動手，我也只好彎着腰扭轉了頭手擎着水盥讓醫生去。

在如此可憐的境遇中，我不能去看護伊，這雖可諉

與種種的阻碍，同時恰能顯出我的怯弱與殘酷。在近來病中每次要分別時，我只能用力來握伊的手，這就是我在伊病中所能盡的力，雖然我知道伊是怎樣的需人來幫助。『我累伊害病，累伊加病』，伊都不認，並且不許我煩悶；爲要安慰病人的心，自然我只好去逍遙了，但是伊呢！是在病中倍着瀝淚。這些是我不希望寬恕的。

『……她已經很精神了，午後還吃些麵。現在她只希

望你不要記掛，尤其是要加意珍衛自己。天氣熱，少出門，飲食要格外小心！她叫你不要記掛。你如不聽，她

——她就——』

S 君這樣的和我說；我不是不能說話，可是我不能回答了。

上帝呀！你能容我祈禱嗎？我不是不能禱告，但是我該怎樣的禱告呢？

鶯哥兒

是一株槐樹吧，枝頭還綴着殘餘的花咧。幾乎有半個荷花池已經被這樹蔭籠罩了，池畔有白的黃的野花開着，當清晨太陽將要來到人間時，就是此地的微風也是香的。盛在荷葉中的露珠，經微風的震動本來已經在那裡蕩漾，有時槐花落在荷葉上，當中的露珠就加勁的跳躍起來。鶯哥兒的家就在這樹上，但來這裏的還有別的姊兒哥兒，所以鶯哥兒從沒感到過孤寂——本來就是和

他姊兒同居的。

棲在這裡已經有多少日子，他們自己也記不清了。起初他們以月的圓缺來計時間，但是月的圓缺在他們看來總是太快，所以後來他們也就沒有心緒再記

『仁慈的上帝！你是萬能的，你既肯保佑人間，一定也肯呵護我們，我想。姊兒病已經好久了，仁慈的上帝呀！你是萬能的，我祈求你，趕快讓伊恢復了健康吧，上帝——阿曼！』

月光在樹上，彷彿蓋了一張銀灰色的紗。鶯哥兒站在一枝向北的枝上，拍着他那金色的翅膀，粉紅色的小嘴時開時闔的這樣說。他又側着頭看了一會兒的天，要往南飛去，但一振翅就又回到原處，還拍着他的翅膀，粉紅色的小嘴又時開時闔的說：

『再祈求仁慈的上帝：人間的暴力和其他的災殃，永遠不要臨到我們的身上，上帝保佑我們！上帝保佑我

哥哥兒斂了翅膀，又側着頭看天，有時還用他帶毛的小腳，在頸間彈動，圓的小眼兒也不時的開闔。這樣的站了一息，他又拍起他的金色翅膀；在翅膀底下可以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個紅色的『愛』字，他又繼續的禱告了——

『仁慈的上帝！再容我這回的禱告吧！你保佑我們：在明天紫微星將要下墮的時節，姊兒和我就能同平日一樣的歌唱而且跳舞——人間還等着看咧！並且，上帝

保佑我們：紫微星在蔚藍的天空放光時，姊兒和我都有甜蜜的夢，我祈求我的禱告立時應驗——阿曼！」

鷺哥兒的禱告和他正在拍着的翅膀同時停止，又注着眼看了一會圍在他四週的綠葉。忽然吹過一陣微風，槐花落在荷葉上，發出「許，許，」的聲音，於是他就飛下去到了池畔。

穿紅衫的夜姣姣在池畔立着，當微風來時伊就離了枝頭等鷺哥兒來銜，好去貼在姊兒的胸前。鷺哥兒來了

，先唱了一首歌給伊聽，於是就湊近嘴去銜住了伊的細腰飛回家去：

。

。

。

。

守在家裡的鶯哥兒的姊兒，頭伸出在門外，兩隻翅膀垂着，淡綠色的衫子上顯出許多不整齊的皺紋，可以看出已經病臥多時來。伊望見了鶯哥兒，就『哥兒！哥兒！』不住的叫，隨着就伸出伊的小爪接過來銜在鶯哥兒嘴中的夜姣姣，放在眼前。鶯哥兒也『姊兒！姊兒！』

的叫着，把身子湊近去，用他有愛字的那個翅膀覆在姊兒的身上，兩個小嘴緊緊的對着。姊兒的翅膀底下也有一個紅色的愛字，但是在右邊，蕊哥兒的是在左面的。

「方纔燕妹送來一條銀魚，現在就在這裡，我要等你回來一同吃的。今天我還出門咧，並且遠遠的看見你在那裡發蹠，因為來了一陣風，一朵槐花敲在我的背上，我就回來了。你看：這不就是敲在我背上的那一朵花嗎？真個——我明天還想到鴛鴦姊姊那裡去，倘若你

不放心，就陪我去，只要你不怕伊聳着肩來打趣。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見面了，有時還看見伊似乎在伊的圍裏遠遠地望我。哥兒呀！我已經好了，你不要爲我操心吧，反叫我心疼。」

伊說了這話以後，就看著那朵夜姣姣。

「是的，姊兒！你會出門了嗎？寧使小心點。姊兒！上帝已經允許我們，當明天紫微星要下落時，我就可同平時一樣的歌唱而且跳舞。魚兒爲什麼要等我回來

才吃呢？姊兒！上帝還要在今晚給我們一個甜蜜的夢咧！等着吧！』

他們的頭是並著的，有時也和人間般的接吻，但只不過嘴和嘴對一對。

『上帝是不中用的，燕妹妹知道，人間有一種傳教士，只在他們的口中，上帝才是萬能。你不要去抱佛腳，叫燕妹妹知道，伊會笑你急不暇擇呵。但是我已經好了，哥兒！只要你把那紅的愛字對住了我的心腔，緊緊

的據著我，不要離開，那就很好，還要什麼上帝！哥兒！你明天陪我到鴛鴦姊姊那裡去，我的哥兒！」

「姊兒……」

太陽在午後才出現，荷葉上都盛着龍眼般大的水珠，姊兒和鴛哥兒站在池中一塊小小的磯上，上面有一張荷葉，好像是他們的遮日傘。姊兒展開伊的右翅，右腳也伸着，許是在那裡洗澡。鴛哥兒用他的小嘴替伊在翅

膀間刷洗，但是姊兒立時把伸展着的翅膀縮回去，笑著「哥兒！哥兒！」的叫，因為伊當他是來呵癢的，也許姊兒是真的癢了。鴛鴦正在那裡替他們撥開跟前的浮萍和水藻，聽見「哥兒！哥兒！」的叫聲，回轉頭來聳着肩笑了一笑，姊兒就很快的把頭轉到背後，鴛鴦兒是朝着伊看。

他們快要回去了，鴛鴦從荷葉底下走過來，把銜在嘴裡的兩片荷葉安放在他們站着的磯上，並且說：

『這是我們園裡的土產。尤其是這個，是我們園裡今年第一次的收穫。送給你們倆當作搖籃吧！並且祝你們因此而常常得到比從前更甜蜜的夢。將來還有哩；其實你們只需一片就够，可惜小一點，但是將來還有哩。』

『我們已經都有愛的翅膀的覆蓋了，因這個搖籃或者將要給我們更甜蜜的夢吧。謝謝你，我們願意由此而得到更甜蜜的夢。但是你呀！真像人間的哲學家，只是聳着肩來取笑別人。』

姊兒這樣的說，後來他們各街着荷瓣飛回去了。

繡眼姑娘，燕妹妹，八哥兒，還有麻雀先生和年邁的鴉叔叔，都在爲哥兒的門口等著。麻雀先生已經等的有點發急，繞着爲哥兒的住宅儘跳。哥兒和姊兒都回來了。他們就說：

『你們知道我們來時，見你們沒有在家，是怎樣的欣慰，但是又怎樣的記掛呀！』

麻雀先生沒有作聲，正在那裡吃他來送姊兒的那一個小虫。姊兒和哥兒把荷瓣放下，說：

『我們看爲了姊姊去咧，順便又洗了一個澡。』

『是的！我們以爲你們出去旅行了，然也想到：不久總會回來的。夜鶯姊姊昨天告訴我們，今夜或者伊要來。』

燕妹妹說：『昨天的小魚好嗎？今天我找到一條拿來了。』

『謝謝你！很好！我們今早纔吃的。』姊兒帶着笑說。

繡眼姑娘的禮物是一簇粉紅色和淡黃色的絨，已經放在荷瓣中。

『我今天又學會一曲新的歌，倘若繡眼姑娘肯舞，我就唱給你們聽。』八哥兒說。

麻雀先生就慫恿繡眼姑娘來舞，於是八哥兒也就唱起他的新曲來了。

年邁的鴉叔叔，也沒有禮物，也不會歌舞，只是穿了黑色的大禮服在一邊端端正正的站着，但在看了聽了以後，也如一般賞鑒家似的『好！好！』的喊，他的能力也只盡於此。至於麻雀先生，在同夥中他們向來是當他道學先生看待的，因為今天他已經吃了自己所送來的那一個小虫，所以還不會拱着背唧咕唧咕的來教訓他們——可也就快了。

鶯哥兒和他姊兒也同着他們跳舞而且歌唱。因為燕

妹妹怕姊兒疲乏，就宣言停止。並且照例在這時節要再歌舞下去，一般散學回去的小人，一定要給他們以不寧的，於是他們就都散去。麻雀先生臨走時，還轉過頭來朝那條銀魚釘了一眼。

從四周的炊煙看來，知道人間快要晚餐了。

❦

❦

❦

❦

山頂上紅色的霞已經變成褐色，半圓的月也已經在槐樹上了。姊兒和哥兒在他家中並肩匍着，姊兒用右翅

蓋了哥兒的身體，哥兒的眼睛細的好像一條線，姊兒注視着他，嘴裡還『哥兒！哥兒！』的叫，不過聲音比平時低一點。有時姊兒看了哥兒的神情，那眼也笑的只剩下道縫了。哥兒還『姊兒！姊兒！』的叫。這差不多他們是一遞一聲的叫的。

姊兒把燕妹妹送來的一條銀魚含着去喂哥兒，哥兒的嘴慢慢的就湊到姊兒的嘴邊，吃了一半，那一半由哥兒的嘴裡送到姊兒的嘴裡去了。他們還是並着肩一遞一

聲的叫着。

『……倘若我們能在葉底擁抱，也不會受鴛鴦的嘲笑……』忽然從池畔斷斷續續的送來這陣聲音。

『是的……但是……愛……』

姊兒和哥兒俯着頭從這聲音發來的地方去看，知道有一對男女在他們的底下。似乎他們也被下面的人看見，因為他們聽到——

『你瞧！爲哥兒們……』

這兩個人並肩走到池邊的太湖石上坐下。但是他們是沒有愛字的翅膀的，接着雖聽到些『唧唧噥噥』的聲音，却也聽不清是在說什麼。後來又見他們從太湖石上站起來走了，但是姊兒的身上還蓋著哥兒的翅膀，彼此遞一聲的叫着。

人間所讚揚的『卿卿我我』，在他們是看不起的。

『怎麼這時候夜鶯姊兒還不來呢？』哥兒說。

「不來也好，橫豎伊那幾個曲兒，我也聽得煩了，就和一般詩人似的總扯着那一套濫調。你呢？喜歡伊來嗎？」

「真的，不來也好，姊兒！這話真的。」哥兒的眼睛又細的好像是一條綫了。

※

※

※

※

『燕幼平』

尙在下雪之前，窗前槐樹的葉子就已經凋落。陽光從樹柯枝的縫裡射進房來，有時還照在我們時常坐的一個椅子上。

『昨夜我被夢驚，雖然後來醒了，然而哭醒的。』
要是聽到一個素不知愁的人哭——尤其是伊，想要知道是爲什麼的，我想：怕不僅是我吧。但是我只問了一聲，伊不但是臉，連耳根也紅了；起初伊就低下頭，

後來臉也用手遮住，我想：倘若伊這是害羞，就不至於會哭醒；既經哭醒，這夢自更可怕。我記不清曾問了伊多少次，伊的手遮了臉，只是顫着說——

『我，我——』

『我怎麼的？』

『我，我想不必說了。』

爲的倘若我能知道，也許我能安慰伊，伊這樣的却使我更着急。伊的頭已經伏在案上了。

「我，我昨夜到了你的家裡，聽說——」說到這裏，伊又不說了。

「別逗我了，聽說什麼？你告了我吧，好人！」

「我不。」

「一個體貼人的人，總不會因伊自己不肯說話而使
人發急的。我真着急了。」

「我聽——我聽說你已經……，是家裏的人作主的，並且我知道伊叫「燕幼平」。後來我找不見你，只能

信着脚步兒走，忽然一池清水橫在我面前，這時節我又急又愁，你也不來，我就伏在池邊飲水；然而從喝水以後，眼裡的淚便忍不住了，一面還盼着你，却總找不見。

『原來這——』還沒有等我的話說完，伊便說：『人家因怕你急而告你，你又該因而……』頭還伏在案上，兩隻手把頭抱的比從前更緊。

我就說：『放心！不會的，我纔不咧！』但是我這

時的心，好像從遠道回來到了家似的，更奇的是自己也不知道，兩隻手在什麼時候放在伊的肩上，並且想……

『嘔你怎麼呢』

我含笑說：『抬起頭來吧，吾愛！』伊沒有理我。

『愛我的人總不忍惱我的。』我又說。伊還是不理。

伊把頭貼在我的胸前，伊的淚流到我的飲巾上了。

我說『我該怎樣呢？』伊的淚却流的更多了。

『愛我的人總肯分外饒恕我的……』我只說了這一句，

伊不但流淚，而且嗚咽了。

拿出我未曾用過的手帕，伊便拿去擦淚。我把右手

放在伊的肩上，伊頓懷着說：『怎麼呢……遠大的前途

……』

我含着淚問道：『心裡的話嗎？想是又來嘔人了。』

伊抬起頭來笑着說：『那末。嘔你怎麼呢！』

惘然

(一) 『你早點來！』

倘若我不知道伊是到什麼地方去的，那我就要去尋伊。偏偏我又知道——不但知道，並且還曉得伊將要在什麼時候回來，然正因為這個，正因為知道伊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却使我不能挨了。

老早：不論是我在做工，讀書，或者和朋友們談笑，總好像有一件東西壓在心上。雖然見伊時會忘却，但

總也要想到：『今朝總算還在一處。』

伊和我並肩坐着的時節，還在下午。伊低了頭說：『這幾天裏我要不在你面前了，平時勸你加衣加餐還不聽；以後就是受凍挨餓，又有誰來管你……』

『且不要說這些吧！』我這樣的說，我的心也就和切斷的蚯蚓似的在那裏拘攣。我想還不如說別的：『雪林來向我們要照片，就給伊寄去吧！如果你要給伊寫信，只好等你到家……』說到這裏，我就說不下去，而且

再也不想出別的話。

「室內已經黑茫茫了，我們還和平日一樣的坐着吃飯，伊說：『我午飯吃多了，現在不想吃。』後來經我的勸總算勉強吃了一點。我，本來就想在這一餐裏要多吃一點纔是，不幸因午餐很遲，也不能下咽。因而說：『我們不如喝點酒！』伊說：『不要吧！』可是我想到喝了酒能忘去一切，終於喝了一杯，伊就在我的杯中啜了

一口
✓
4

等到行李都放在車上，送伊的人和我們也都站在門外；年長的說，『路上小心！』小姊妹們是默默地在一邊站着，伊坐上了車，我也憫然的跟伊坐在車上，送的人跟着車走了幾步，年長的還是說『路上小心！』姊妹們只高聲說了一句：『你早點來！』

(二) 售票處的門已經關了

在車站的電燈底下，我看見伊眼圈嚙紅了。但因運行李，尋同伴，匆促間還不覺得什麼。好在我已經向伊

說過，在車走以前我就要離月台的。

等行李安置好以後，伊到車口來和我說：『路上你放心！我就回來。不要……』說罷眼圈又紅了。『好！我想先你而走！』說完這話也就跳下車了但是終於沒有先伊而走。

我在月台上，伊在車內；旁邊還站的是伊的同伴，隔着一層玻璃彼此默默的站着。那時伊的頭是低垂的，肩膀是在聳動；我是一句話也沒有說。一直等到鈴響，

我纔如夢醒似的，辨清此刻伊真要走了，才覺到此刻是只隔着一層玻璃，以後將連人影也不能見到！

汽笛叫了三次，每次都使我感到驚悸，後來車慢慢的動了，伊離我也漸漸的遠了，遠遠的望去，看見玻璃窗中的伊，肩膀還在聳動。一直等到車走的聲音也聽不見，我便走出月台，信步走進郵局去買郵票，但是郵局售票處的門已經關了。我便一個人歸來。

(三) 『我也要跟去』

街市上的人仍如從前一樣的忙碌和奔波，洋車夫也和平日一樣的和我論量去八道灣的車價；這些在我看了是感到冷靜的，並且覺到他們的無聊。

我和從前一樣的進了伊的住室，可是走到窗下時，就不像從前那樣有人叫我了。這在平時並不留意，而今回想起來纔覺到苦。窗前的爐子已經沒有火，桌上雖未蒙塵，然已一無所有，日常伊所坐的椅子，現在是放在一邊，伊的床也一半靠着藤棚，一半是爲伊捲起來的被

掩遮着，就是掛在牆上伊時常所照的鏡子，此刻也已經放在抽屜裏面。

室內不只是靜寂，似乎還比從前大了點。後來我就去鎖伊的房門，但是鎖門的一個手正是我平日和伊相握的手。

惘然的走進裏院，和我的先生與師母去談笑。我先騙弟妹們說伊又回來了，他們現着疑惑的臉色說我撒謊，豐一還要到伊的房裏去看。

『昨天姊姊們都難過了，只吃一碗飯。』師母說。

『是的！伊臨走的時節，他們說「你早點來」的那一句時，我覺得他們的嗓音已經異樣。』我說。

『也難怪小孩子們，我也覺着寂寞。』

我沒有回答，只把我的目光移到窗下的那盆文竹上，可是師母又接着說了：

『真的，昨天我也有些難過，如果下半年伊要到外國去，我想，我也要跟去。』

(四) 我

弟弟和我說：『你該出去走走，如公園這些地方。』

『不要吧！』

『要不然，我想你也當去找一個醫生。』

『我那裡有病？』

我覺到把我的身軀關在房裏，便可關住了我的一切，我在這裏是適意的，我並不要出門，如果能在被窩裏靜躺着尤其是適意。我願在這期間內沒有任何事物來驚

擾——使我已經閉住的眼又張開。要不是爲西布爾島的皇后，要不是爲看從伊處來的福音；那末，我的眼睛就可永續的閉着。

（五）『你那弟兄有三倍的榮幸』

我記不起來了，然而不是忘記，我是不敢回憶。如果我要很分明的記起：那時伊怎樣的和我坐着，或者我們怎樣的並肩走着，路上曾遇到過什麼，這樣，我就要分外的感到孤寂，而且增加對於別人的淡漠。

據說：伊的弟弟是在這一天死的，等到臨死的時節，會斷斷續續的向他悲泣着的母親和姊姊，父親和兄弟說他在伯父家時的遭遇：在深黑的夜裏，命他單人越過森林去購物，在飢餓的時節，就偷了饑牲畜的黑豆來吃，要是冷呢，便只好抖着，一面還要防着被伯父母看見。這樣的兩年，這個弱小者便被凌辱死了。他是他伯父的嗣子，所以住在那邊，等到死的那一年，纔知道在受凌辱把他接回來，但是接回來就死了！

伊時常夢見伊那弱小的弟弟，在黑越越的森林裡東張西望的走，小手在那饕餮牲畜的食具裏取黑豆，或者看見身上多少青腫的傷痕。

就在去年這一天的傍晚，伊備了多少的紙錢，和我走到城外的曠地裏。伊說：『我知道這是無用的，但是萬一有用，那被擠出人世的靈魂，就能得到微小的幫助。』

等燃着了紙錢之後，我也禁不住爲這弱小的靈魂祝

禱。但是伊，伊總是默站着沒有作聲，一直等到紙錢燒完。後來紙灰飛揚起來，飛到我的帽上，伊的髮上，我們纔掉頭回來，似乎那紙灰也跟着我們飛揚了幾步。

當我要和伊分離的時節，伊只淒然的向我說了一句「謝謝！」

(六) 我的覆信

伊來信說：『在十五以前，我們就能相見了，』我覆信中說，『萬一老人們堅留，那你就多住幾天，寧便

我們受苦。」

橫豎近來我的希望都寄托在夢中，雖在醒時免不了惆悵，但在平日夢醒時原也一樣的惆悵呵！

(七) 簷廊底下

我喜歡從圖畫中去找美麗，喜歡從玫瑰花中去聞香氣，我愛那百合花的柔媚，也愛那海棠花的嬌艷，可是對伊時我就覺得這些是乏味的了。

一天的雨後，我們都在簷廊底下，我靠着柱子站着

，伊斜倚在我的身旁。

『你喜歡什麼顏色？』

『淡紅的和淡綠的。』我說。

『這樣我便要用這顏色的材料去做被；並且還做一套薄似雲霧的裙衫，那時我梳着辮子，等你回家來時，我便躲過。』

『家？那時？』

伊的臉紅的好像玫瑰花，或者有如朝霞，停了片刻

，伊低聲的說：

『家呀，那時你在什麼地方，我也在那裏，沒有離開你的時候。』

『謝謝你！就這樣辦吧，可是母親呢？』

『親愛的！我總不離開你，要回去也同着。』

『習慣上是要這樣的。』

『唉，你呀——親愛的！』

伊看了我一眼，許因為伊想到了將來，伊的臉便更

紅暈了。

(八) 『我便終身向你頂禮』

他們在嘲笑，在諷刺，這便是我白晝所受的；夜裡呢：我是受夢神的欺騙。朋友們在那裡說——『柏生回了家再也捺不出工夫來寫信咧』，『小峰的佳期近了』，『這些話在我聽了，只惘然的想着：上帝呀！你既降福於我，為什麼又時常的給我這寂寞？』

伊寄給我三張畫片，裏面都畫着美女——可是這使

我更難受！每個美女的胸前或者手裡都黏着鮮花，蓬鬆的頭髮都很像伊，雖然沒有伊般可愛，但因為這個，我更感到這畫片的可愛了。有時我在回憶，我在夢想，便思從這些花裡去聞些香味，然爲了頭髮像伊，爲了怕太與接近時，伊知道了就要說我『你太鹵莽』呵！

或者是我的懸想吧，我總覺得伊在給我的信箋上是撒了糖的；不然，那末——靠緊我的唇邊時就不會覺着

甜了。要不是紙上寫滿了酸辛的字，我就要把牠終日的

噙在口裡。

還記得去年，冰盤似的月掛在天空，我們站在長不及人的刺柏園中，伊靠着我的身子，還有我們的妹妹在旁邊站着。那時：彼此遠遠地看見花炮的起落，便齊聲的說：『這裏！』『呵這裡！』而今是只缺一個伊呵！上帝呀！你既肯賦與我以一切，就請再給我一個『如意』

吧！如果伊這回不愆悞了來期，那末，伊就要更親近的靠在我身旁。你要是肯了，我便終身向你頂禮。

(九) 小孩子般的

自然我不諱言我心裡的焦慮和記掛，即令他們要來打起我。可是我不能寫在紙上，你想：我要不太蠢，我又何必把離愁再在心上瀝一回呢？

朋友們有新婚後就遠離的，也有早婚了不在一處的，平日看他們的心緒，看他們面上的表情，似乎都沒有

什麼，因而暗地裡不免就罵他們道「你這傻子！」，但這回是我勸伊回去的，是我送伊回去的，更知道什麼時候伊要來的，畢竟我再焦急不將也成了傻子嗎？不過我真要傻了——原先我是不傻的，比如說：在天寒時，我就假裝手冷，那時伊就來握我的手，或者把我的手放在（其實是我伸進去的）伊袖筒裡，有時還用頰來溫。可就爲諸如此類，現在我便真要傻了。最大原因是我不知道我該怎樣——不論在家，出門，或者訪友，看書，處

處都提起我的心事，這心事便是好像我的心已經缺了點似的。

我想放汽球，也想放風箏，更想放的高高時割斷了綫；然總沒有放。就是放了，我想也不會飛到伊處，雖然還沒有試。可是試了不將更加焦急嗎？那末我該怎樣呢？癢，還照舊讓我的神魂蕩漾着吧。

在伊前天的來信——忘了第十幾號了——中說：『你怎麼小孩子般的』，因為還有其他的話，我知道伊是

來勸我不要焦念的。在伊自己信中的文字上，却沒有留意到這一層，所以我回信說：『彼此何必客氣』。其實，也曾有人當我孩子般看待，即如伊對我的稱呼和撫慰就是鐵證，可是現在却孤另另的把我留在這裡，我真如孩子般的了，種種的寂寞，焦慮和惆悵，使我惘然的不知該如何是好！伊還說咧！

十 屢！吾愛

偶然（我久不出門了）出去散步，偏偏遇見一對『

對的人在那裡走，這——這搖動了我的靈魂了。其實也不僅這個，現在我的心就好像一條公共的道路，誰也踐踏得着；至於對於這些一對一對的，我便想：這般冷的天氣，你們坐在家裏——只求不讓我看見，不比在外面亂跑好的多嗎？

我心裡並沒有受什麼打擊，似乎我的抑鬱是沒來由的。我真看不出，我為什麼這樣頹唐，以及這樣的難過，在人面前我總裝着昔日的模樣，有時還故意的尋趣話

來說，但總說錯了話，比如；今天就說錯了人名，以及昨天還沒有穿上裡邊的便衣就披了大氅。這些，我真看不出來爲是什麼來！

暖！吾愛！

十一 惶恐

爲了知道人家處有伊的信，就是久不出門了，我也決意振起精神來要去擾人家的，況且有事可以藉口。然一進了門，一見了主人，我便惶恐起來。幸而他們都把

信給我看，我也都含混的看過——不敢一字一句的讀者是怕我鬧笑話。伊手上的皮膚因受冷而開裂，這是我知道的，如冷水潑在我身上似的一句是：約在二十前來京

。

到此刻伊的來信在我的兩隻大衣袋中要盛不下了，但我還是盼伊的信。有時盼不到，不但自己焦急，還怨恨伊。然而總爲郵差所戲弄，結果便將所有的怨恨都付與郵差——他真不幸！

從中途的來信中，知道伊是如何的受冷和吃苦，從到家後的來信中是知道：老人病了，伊病了，手也裂了。並且還有其他的「不幸」。

『可憐的 Nini 呀！我喜歡你的來信。我是寂寞呵！』

十二 『兩地誰夢誰』

道德家會輕視我的，白天是喝酒，夜裏醒來時我還不絕的吸煙。

就在昨夜我臨睡時，彷彿如基督徒的晚禱。捧着伊

的像片（那時我想縛住伊），小語了多時——這些話我不願別人聽到，後來伊也向我笑了。

翌晨醒來時就回憶我昨夜的幸福：似乎是在一個私人的花園裏，我獨自在徘徊，恰好遠遠地看見伊屈着身在採花，許是牛郎花吧，等我過去時，一朵淡紅的已經插在伊的髮際，還有一朵伊要來給我佩在胸前。正這時節，好像我們都坐在花叢中，伯靈鳥在空際嘹亮的叫着，四圍是唧唧的虫聲，眼前沒有一個別的人，伊的手是

在我的唇邊……

在這一天給伊的信裡曾說：『謝謝你的祝福，昨夜安睡了，到天亮時還不忍起來，真甜呢，你也嘗到嗎？親愛的！』

十三 願意這段是空白

我憎惡這『十三』的數目，自然我要忌諱，我就不願意寫一點關於伊和我之間的事。

近來覺着我的腳大了，腿長了，這些都是在走路時

看出來的。莫非我瘋了嗎？可是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讓人們來詆斥我的迷忌吧，倘若話是從他嘴裡出來的，那末，就讓牠在我的耳朵邊飛過。

十四 懺悔

滋味是在心頭的，我真說不出的苦呀！就只是這一回吧，自後我永也不離開伊，或讓伊離開我了。即使伊要回去。我也該設法留住，在事實上却是我勸伊去的。莫非那時我瘋了嗎？竟會做出這些事來！越是算得歸期

將近，我越是難挨，這時理智也完全失了效力。從前還能終日的伴臥在牀，現在就連夜裡也不能睡。從前還能讀書，雖然只要見到書中的情節和話語有與我們的經過相仿者，總不免要停留，而今簡直是不能讀，就是提起筆來也覺得淒涼。從前我是恍惚的，而今清楚了，然而這正是苦痛。我曾想：誰要能立時把伊請到我面前，我可以拿血去酬謝他；現在只想：誰要能安慰伊，並且不讓伊受我現在這樣的苦痛，我就要用淚去洗掉他腳上的

塵埃，用頭髮爲他擦乾，還給他抹上香膏。

要是天氣不好，我總陪伊在家的，倘若天好，在林間水際也就能尋到我們，但是現在呢：只求郵差不來戲弄。還記得夏天的某日，和伊使性，賭氣要回來，等臨走時，伊和我說：『就是要走也慢慢走吧，我的不是……』然而我還極力裝着氣惱的神情，雖然在路上就後悔了。不一刻伊也到了我那裏，可是當我聽見門外有伊腳步聲時，就趕快去躺在牀上，臉朝着裏，要等伊先來叫

我。但伊進來了沒有作聲，一直等到我不能耐時轉過臉來，看見伊含淚站在牀前，并且說：『苦了你了，不要氣我吧！』這話壓的我眼中迸出淚來，可是我笑着向伊說：『虧你會認真！咱們是鬧著玩咧。』

現在呢：就是想切了，或者想起從前我粗暴的地方，也不能到伊面前去呵！我後悔不聽朋友的勸告和伊同走。唉！這算得到了一個非常的教訓。

十五 我們原是一個

不知道一張一張的日歷撕去有多少了，從伊走後。可是我每次舉起手來時總感到今天已經過去是可喜的，却從不敢想明天怎樣。僥倖現在夜短，雖然白晝是長的，但總好一點——只少在日裏有伊來信的希望在前面。

一夜不曾合眼，次日偏偏要到郵局給柏生去寄信，到了郵局，又因為信封口在衣袋內磨破，應該重寫。於是去找住在附近的T君，匆促間把名片交給傳達者，我也跟着到了客室。及至我那相識出來，他一見我就瞪了

眼露出驚奇的神氣，一聲也不作。那時我想莫非先進客室是失禮的嗎？我者因為我那憔悴的顏色？還是我又把裡面的便服穿在大衣的外面？然而都不是，一直等到他把名片拿出來，纔知道方才拿進去是伊的名片。這時我只辨清臉上在發熱。還好：幸而他又把名片還我。不然我隨身就要沒有了；如向他要還，又不好意思。

人們特別喜歡嘲笑我的一層，我早就看出，這回他們又算得到了材料。但不論他們如何的譏諷或戲謔，我

雖不會回敬一句，心裏總罵他們道：『蠢貨！我們原是一個阿！雖然現在離遠了些。』況且這個——這個就許是——不，確是伊快要回來的先兆。

十六 巧？

已經盤算了幾日夜了，決定在這一天無論如何伊是不能到京的。可是忽然心血來潮，就匆匆的出了門，坐上車，要到車站上去。況且在出我寓所的胡同口時，第一聲即聽見走路的人說『真巧』，就使我得到了憑藉。

除真『巧』以外，我沒有聽見其他的話，或者也正不需聽見；我只是在想：倘若要真巧我接着了伊，頭一句話當向伊說什麼，伊要和我說什麼。

火車時間表中特別用紅字寫着特別快車是十點十分到京，自然伊要來時一定連尋常快車也不願坐的。時間已經過去，車還沒有到，我也沒來由的焦慮起來。那時我手裡拿一張曉報，然而不能看，就是看一會也要看看錶。記得曾在月台上來回走了五次，車還不來，又整整

數了一千的數，車還沒有來，後來決計再數五百，幸而等數到快四百時車就到站。我便很仔細的留心行客，在人叢中也沒有看見伊。這本來我沒有想到這一天伊真能到的，所以還不十分失望，很快的就回到公事房裡來了。

「方纔C先生給你打來電話。」

「沒有說什麼吧。」

「沒有。」

『那我就去看看他。』

我出了公事房就走到C先生那裏。

『方纔是你的電話吧，因為我到東車站去了。』

『是的，接着了沒有？』

『沒有，本來也應該明後天才能來。』

『那末，明後天你還得去吧。』

『唔。』

『.....』

我以為能從C先生裡得點消息的，可是他說『明後天你還得去』，等到別了C先生回寓所時，只覺得腿是重的，脊背上也出了汗。

侍者給我倒了茶出去，不一瞬又回來說：『八道灣有電話』。我就覺到異樣，但從電話中知道伊是回來了。

十七 『只有歸時好』

你瞧，我太可笑了，一個月來從早到晚總是惆悵的

，我怨恨太陽，怨恨西北風，怨恨郵差，看見月蝕似乎出了我的悶氣，並且忌妒別人，有時還常常罵我的兄弟。但是——如果要說這些是因爲伊離了我的緣故，還不如歸咎於別的，因爲伊所給我的正是歡喜。

還能模糊地記得，掛上耳機似乎就跳上洋車，路上一切都覺得很好，就是車夫走的慢一點——實在太慢了。許伊是在窗口望着我的，在我進門時，伊就在門口，還不及說話，我們便急急的握着兩手，有如舊式婚禮後

進洞房時的樣子，伊倒走着，我順走着的進了家。約有
五分鐘以後，我纔說：

『等一等，且讓我脫了大衣。』

.....

說：

我的手如帶子似的圍在伊腰間，伊在我耳邊低聲的

『親愛的，以後我們就好了。』

從
你
心
中
飛
出

跋

委實我感到除了愛（當然不限於兩性的愛）的宇宙以外，其他對於我們的好處是有限的，因而就想把我的消息送點給人，就是朋友們也會這樣的鼓勵我。我以爲：要是作成文字，藝術雖不會不拙劣，所說的却總是真話，於是做成之後就大胆的給晨報副刊記者寄去，副刊記者又大胆的把他披露出來。可是我本人在每次發表以後，總說記者先生是失眠的

。這因爲在我寫時雖極小心，但手段的拙笨正和我小心的程度一樣，所以沒有一篇我自己看了感到滿意——最大的原因是文字連累了事實。

我正如契訶夫所描寫的『戚施』一樣，很喜歡評論一切，特別在酒後，人要不說我發狂，或者我也可以得到『憤世疾俗之流』的榮譽。我也覺到對於現社會下針砭，下藥石，正是應作的工作，然而經驗害了我，所以在近幾年內倘若我能擔保我不至於發

瘋，我便可擔保我決不和人來討論什麼定則，或者貢獻什麼主張。這樣，我便把『惘然』或『非惘然』延續下去吧？不，我想起了夏芝勸新格 (Sydney) 回去觀察人生，不要糟蹋了的話來了；雖然我是可憐的連勸我也沒有，自己却想到該藏在鞘裡，若能造成一把鉛刀也好。即令有愛歌就在伊懷裡唱吧。不過我並不奢望有新格般的成就，願意照樣是一個傻川島，因為伊是愛這樣一個傻川島的。

你如看見過我的作品（真看過的人就知道我敢寫『作品』兩字是如何的勇敢），你能指出那一篇是可看的來嗎？如能，請恕我放肆，我真佩服你那錯誤要比我拙笨的程度還高，原來我只寫我心裏所要寫的，實在不會想起你讀了要嘔或者要閉眼（要能這樣倒好了）。自然我這些話是說着玩的。

還有，你如看過川島作的一行文字的，我就當謝你。至於在各篇上曾涉及多少師友的地方，也是我應

當道歉的地方。你要再問我『伊是誰？』那末，我就說：『伊就是 Y. E.，伊就是我最親愛的，而且到如今我還不曾辨清伊是神仙或者是地上的人。』最末的一句，就是我在這裏和你說這話是最末的一次。

致之

我不好意思就說『你來』，

爲是怕你說我着急，

然而我的心是如此，

——這原是瞞不了你的。

親愛的！我求你

展開了你的手臂，

當我低頭在你面前的時節。

可是——如果我已經伏在你的懷裏，
那末，我求你，
好歹抱的我緊點。

附
錄

許是夢裏

斐君

1

我和他且說且走的走過一個人工圪築的小河堤的前面，我小聲的說：『聽呀！這水淙淙的流個不止，我就許有一日會隱居在這底下……』他的眉立時就蹙了，在聽了我的話以後；然而他忽然又含着笑說：『假使你要在這裏，也就和人們海浴般的來洗去你的一切煩惱。』這樣的話只引起我心裏的沉痛和感激，但是我沒有話了，雖然話將要從我的心曲裏溢出來。我只朝他笑了一笑

，他低了頭斜看着我，微笑的神情從他的面部表出。

當我們在黯淡而且沉寂的途上蹣跚的時候，北風便鼓着勇氣吹我們倆的週身，由於我的孱弱，我覺着冷了，我想他也不會不感着寒冷的，於是『冷嗎？』的聲音從我心底充出我的口外而到了他的耳邊，他說是『不』；我早料到他要這樣的答我，但他還是隱瞞不了我的。我不知爲什麼：他竟諱說『冷』，他竟忘了疲勞，莫非是使他如此的是……？他不過怕我系念就是了！然而我

只能用藏在我心裏的熱血來溫暖他的週身，用我的靈魂來承受他的疲乏——倘若他知道了我的私願將要歡樂，那末——我就把這話說出口來又何妨呢？雖然他已經賞鑒了我心裏的花，但我總不曾致獻於他；要是這心事已被上帝窺破，我將更要怨恨上帝給我這般薄弱的表現力啊！

只顧得心裏轉念，路上的石子在暗中絆了我的腳，幸而他伸過手來把我扶住，並且頓着問我：『可曾怕嗎？』

？』自然我此時得了靈魂的指揮也一定是要說『不』的，他纔消散了他的愁容說：『還是慢點走吧！有限的時間已經使我們够受了！』但是我佯爲倔強，並且說『不要緊的；』可惜此時狂風吹亂了我額前的茸髮，使我只模糊的看見他聽了我這話以後的神情。走路時我依到他的身上，他一面扶着我，一面說：『我又撞着了你嗎？』我除微笑以外沒有答他，於是彼此前後走着，一瞬間却又並着肩了。這我不敢說我有心偎依在已經疲勞的

他的身上，但是我知道：這不過是一個促我不要和他偶離的象徵。

半缺的月忽然從層雲裏掙扎出來，我細看伊似乎十分的慘淡，憔悴而且淒涼，又似貯着滿眶的淚脈脈不語地望着我們出神，好像方寸中積着許多委曲欲訴又害羞似的，『我此刻的遭遇像伊』，這話不禁很悲哽地從我口中說出來了，他沒有回話，只是看我。這明明是因我鹵莽的話而使她難受了，我又尋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

除非道破了我的心曲。恰好一匹悍犬瘋似的朝我狂吠，戰慄和恐怖促我的手扯住他的衣角，他也和遮欄似的扶着我快走了幾步；走了不遠，不由我自主的竟側着頭看他，正和他的視線相接，我又不由的笑了，幸而朦朧的月色使他看不清我面上的顏色。

穿過了紅門洞，我們將要暫時的別離，雖然心中堆着萬千不願離別的苦衷，那時我只怕被他覷見了我的眼角，他也要……，所以只好低了頭，因為低頭是他不留

神的。後來我和他都同時的說：『要不走的這樣快，不會就到這裏：』這時我已立在緊掩着的黑門外；一直等看不見他人影時，我耳邊還留着『沙灘……路……』的聲音，而他那黑帽，褐襪和別的一切總深印在我心核的最爲遠處。

他的來信

斐君

在我們面前的是燦爛和愉悅，在我們四週的也只是仁慈和真摯。

當人們正在那裏慶祝或歡忭時，似乎我正在那裏接受。這許由於我的偏私罷！但正是這時節，他的來信却說——

「離明年的四月，只有四月了，你總也想到去年今日你慢騰騰——與其說是慢騰騰，不

如說是羞答答地叫我一聲「……」，這便是我所領受的第一聲。

『你總也想到會在長遠的道上，你那熱烘烘的頰緊貼着我的肩，額際的亂髮撩的我怪癢的，我輕輕地叫你一聲，彼此的心都顫動着。』

『我想：現在你也會想到今年的今日和昨日是怎樣，明年以至於此後永遠的今日將要怎樣，並且你也不會不想到四月以後你又將慢騰騰

或者羞答答地……

『我早將我的一切獻給你，而今只不過想引起你的回味——甜蜜，溫柔，更有……』

他總是那樣的，愛拿人家的故事來說。其實，當時我所覺到的只是熱烘烘的肩湊近我的頰際，還一聲一聲的叫着。但是真的，我被引起來了——不只是過去的回味，就是將來的也正在夢想。



新 潮 社

文 藝 叢 書

春 水 冰心女士詩集

桃色的雲 魯迅譯愛羅先列童話劇

吶 喊 魯迅短篇小說集

紡輪故事 G F 女士譯孟代童話集

山野接洽 孫福熙作

陀 螺 周作人譯小品集

微 雨 李淑真詩集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 孫代國譯

兩條腿 李小岑譯

定價三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七角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錄號 14526

Acc. No.

Call No.

著 者

川 島

發 行 者

北 大 新 潮 社

一 九 二 四 年 八 月 初 版

月 夜 一 冊 定 價 大 洋 三 角

